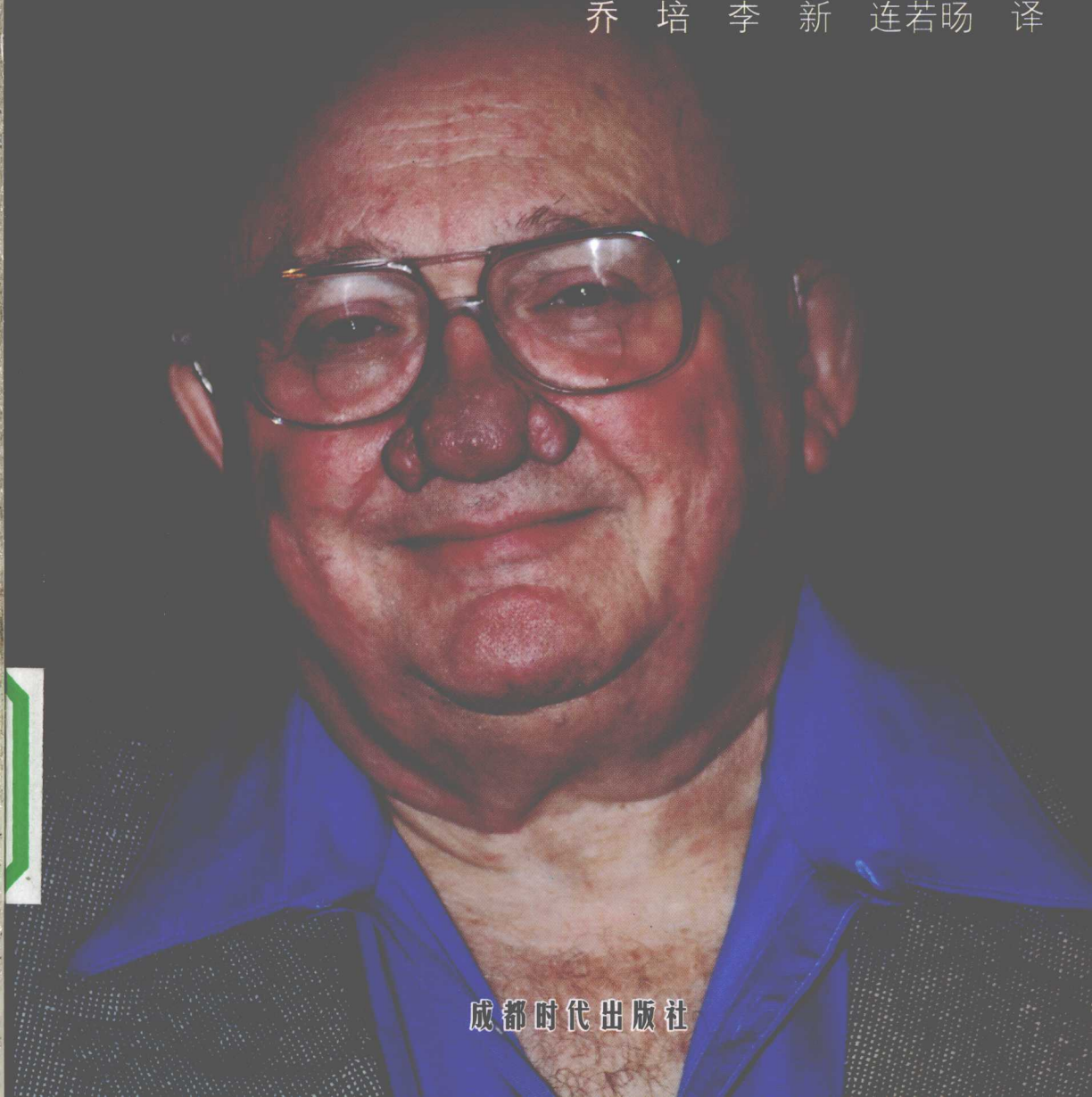


独 狼

——桥牌独行侠鲍比·沃尔夫自传

[美]鲍比·沃尔夫 著

乔 培 李 新 连若旻 译



成都时代出版社

独 狼

——桥牌独行侠鲍比·沃尔夫自传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进字 21-2009-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狼: 桥牌独行侠鲍比·沃尔夫自传 / (美) 鲍比·沃尔夫著; 乔培, 李新, 连若旻译. —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9.8

书名原文: Lone Wolff

ISBN 978-7-80705-979-0

I. 独… II. ①鲍…②乔…③李…④连… III. 沃尔夫, B.-自传 IV. K837.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4907 号

独狼——桥牌独行侠鲍比·沃尔夫自传

Dulang——Qiaopai Duxingxia Baobi Woerfu Zizhuan

[美] 鲍比·沃尔夫 著

乔 培 李 新 连若旻 译

出品人 秦 明
责任编辑 曾绍东
特约编辑 徐文惠
策 划 康 蒙 黄水怒
封面设计 陈二龙
版式设计 陈二龙
责任校对 晓 婧

出版发行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19530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

规 格 165mm×238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05-979-0

定 价 36.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 (028)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7481198

前言

无论是披露我们这个游戏的内幕,还是号召牌手与管理者们共同纠正错误并把这项极好的运动弄干净,有谁能比鲍比·沃尔夫——十一次世界冠军、美国媒体集团桥牌专栏作家、世界桥联和 ACBL 前主席、ACBL 理事会成员、世界桥联上诉委员会荣誉主席和第一支职业桥牌队达拉斯爱塞斯队的缔造者与组织者之一更强呢?

我希望本书能为我们的运动带来有益的改变,不要让鲍比·沃尔夫的呼声成为旷野中的呐喊! *

——埃里克·R·默里(Eric R. Murray)

* 楷体字原文为拉丁文,出自《圣经·以赛亚书》——译注

目 录

Content

前言	1
第 1 章 解雇艾拉	1
第 2 章 追忆往事	9
第 3 章 职业桥牌或固定工作	20
第 4 章 爱塞斯的诞生	30
第 5 章 爱塞斯的消亡及后续	38
第 6 章 回忆	50
第 7 章 供职理事会	62
第 8 章 重大失策和鲁莽行事	74
第 9 章 脏脚的悲哀	89
第 10 章 重访罗德岛巨人像	102
第 11 章 ACBL……惹火烧身!	113
第 12 章 幸存者的故事	121
第 13 章 不为人知的世界桥联	137
第 14 章 输的队赢了!	150
第 15 章 留神第一名!	158
第 16 章 自作自受	164
第 17 章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小规模暴行	179
第 18 章 职业化、个人利益和回避	187
第 19 章 偶像也有致命弱点	201
第 20 章 一次难忘的申诉	216
第 21 章 龌龊伎俩	226
第 22 章 恢复公正与施加惩罚	242
第 23 章 美国的天才青年是如何炼成的	254
第 24 章 何去何从	263

1

解雇艾拉

当从桌上起身时,我知道是时候了。尽管尚未与队友结分,但在这一切结束之后,我必须下决心独自面对摆在面前的重任——一项拖延了数月的艰巨任务。“艾拉,”我说,“我们出去遛遛。”

那是196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一个夏日的星期二。我们,爱塞斯(Aces)的全体成员,已经在那里呆了五天——糟糕透顶的五天。我和艾拉缓步在酒店中穿行,周围其他牌手结分的闲谈声不时传来。我将谈话内容在脑海中演练了一遍,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设想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他是否会大发雷霆?将我们全部解雇?当众大吵大闹?我没有一丝头绪。这项可怕的任务落在了我身上,而我责无旁贷——无论是否愿意!尽管当时阳光明媚,但我的脑海却被乌云笼罩。我将“解雇”艾拉·柯恩(Ira Corn),不让他做我们爱塞斯的上场队员。

没有人比艾拉·柯恩对桥牌更富激情。他是一个商人,百万富翁,也是历史上第一支全职桥牌队的创始人。艾拉对桥牌的痴迷始于1964年,当时,他是一个雄心万丈的桥牌狂热分子。他专程从达拉斯(Dallas)赶赴纽约(New York),以便近距离观摩高水准的世界桥牌奥林匹克赛(World Bridge Olympiad)。自打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了桥牌,艾拉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运动,与当年他创建密歇根通用公司(Michigan General)相比,

其投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艾拉总是那么极度自信。他认为,只要自己愿意,就肯定能够精通这项游戏。他在商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如果将商业上的动力运用于桥牌,加上其出众的才华,为什么他不能成为顶尖高手呢?他所需要的就是学习这项游戏,观察成功的牌手,然后效法他所见的一切。非常简单!

在纽约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上,令人敬畏的意大利蓝队(Italian Blue Team)在决赛圈中轻松战胜一支优秀的美国队伍,艾拉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当他回到达拉斯时,脑海中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设想。他找到将他引入桥牌圈的朋友,多萝西·穆尔(Dorothy Moore),准备将他的计划付诸行动。

“我们怎样才能到达拉斯组建一支队伍?”柯恩迫切地希望了解。“我们需要什么?”当时,钱根本不成问题,但艾拉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最终多萝西把我介绍给柯恩。她之所以熟悉我,是因为我们都曾在德克萨斯州(Texas)打过职业桥牌。当时我居住在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她很敬佩我的桥牌水平,也对我的天赋有所耳闻。

当我们于1967年开始招募队员时,我们首先找到的是正好就住在达拉斯的吉姆·雅各比(Jim Jacoby)。已经确定了两个人选,还缺少四个。但艾拉的想法是,再找三个就够了。他计划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而我将成为他的搭档。

爱塞斯队组建初期,艾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成员(除我之外)有雅各比,比利·埃森伯格(Billy Eisenberg),鲍比·戈德曼(Bobby Goldman),迈克·劳伦斯(Mike Lawrence),当然,还有艾拉。在建队前期,我们与达拉斯当地有实力的牌手进行了大量练习赛。在此期间,我们甚至从很远的地方邀请更强劲的对手。艾拉专注于生意,他的事业正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钻研桥牌,但他仍然坚持参加比赛。而且他固执的个性也是个问题。从实力来看,艾拉至多只有俱乐部牌手的中等水平。他从不看桥牌书,而且会对偶尔出现的好结果激动不已。他总是非常乐观。他很愿意参加比赛,对他来说,打牌就如同小孩看见了蛋糕和糖果一样。

时至今日,我仍然对当年的一副牌印象深刻。在一次练习赛中,我与

艾拉搭档,我的右手敌方,就是开叫人,首先开叫 1♣。我的持牌是:

♠A Q J
♥K J 7 2
♦K 10 7 5
♣A 3

我做技术性加倍。我的左手敌方不叫(尽管很多牌手拿他的牌会应叫 1♠),艾拉叫 2♣。开叫人继续叫 5♣。基于艾拉的扣叫,5♣听上去很像是提前牺牲。虽然持一手好牌,但我的牌更适合防守而不是做庄,于是我做惩罚性加倍,随后每个人都不叫。

♠K 8 7 4 2
♥9 8 5
♦A 9 4 3
♣8

我

♠A Q J
♥K J 7 2
♦K 10 7 5
♣A 3

我首攻♣A以便看一下明手的持牌。艾拉跟♣4,庄家也跟出一张小牌。目前的局势是,在庄家建立♠K准备垫掉红心输墩之前,我们必须马上兑现红心赢墩……于是我转攻♥2。令我惊讶的是(更多的是不快),庄家用Q吃进这一墩。庄家清光我的将牌,然后承认再输一墩黑桃,5♣加倍做成,+550。整手牌是:

♠10 9 5 3
♥10 6 4 3
♦J 8 6 2
♣4

♠K 8 7 4 2
♥9 8 5
♦A 9 4 3
♣8

♠6
♥A Q
♦Q
♣K Q J 10 9 7 6 5 2

♠A Q J
♥K J 7 2
♦K 10 7 5
♣A 3

艾拉的 2♣ 扣叫是他自认为很杰出的叫品，这是他从比赛转播中学到的招法——“我简单扣叫，鲍比叫出一门高花后，我就可以不叫，于是我们找到最佳定约”。他从来不会设想扣叫的含义，如果敌方有进一步的竞叫，扣叫会给同伴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肯定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赛后对这副牌的讨论实在是精彩之至。

艾拉问道，“难道我们打不宕这个定约吗？”

“可以。”我回答道。事实的确如此。

“怎么防守？”他继续问。

我回答说我可以第二墩转攻♦K。

艾拉立刻咆哮起来，“那你为什么转攻红心？你损失了宕墩！”

“是的，”我表示赞同，同时开始怀疑自己在对话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艾拉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扣叫承诺了持有♥A 和♥Q，或许还有♦Q。最终，他平静下来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说话方式有些失态，但他仍然没有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艾拉异常聪明，但他实际上对桥牌知之甚少——尤其是对于他准备参加的高水平比赛而言。

举例来说，当明手的牌摊到桌上时，我就可以对另外两手牌有一定了解。虽然并不总是精确的，但在明手亮牌的那一刻，我对牌张分布已经有了大致印象，并且，我总是比大多数牌手对大牌位置有更好的认知。随着几轮牌过后，牌张分布已经近乎确定，大牌位置也尽在掌握之中。这很不寻常吗？不！不仅谈不上不同寻常，而且，如果你不能每副牌都做到这一点，你根本无法跻身全美前 100 名牌手之列。你必须每副牌都计算，这就要求精力集中，计算，不停地计算，并且，你必须在赛后作进一步的钻研。推测看不到的牌张是专家牌手的第二天性。

你很快就会了解，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桥牌运动的本质。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严谨的推理分析，才使得高水平的桥牌比赛具有艺术表演般的观赏性。当然，我真正想说的是时间。我并非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冠军。我打牌，打牌，不停地打牌，犯错误，学会集中精力，学会计算，学会如何解读牌桌上所发生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一切不会发生在两周，两个月甚至两年之

内。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够让你一蹴而就地具备这种能力,跻身于顶尖高手之列。

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我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桥牌。我有足够的时间治疗伤痛,然后从挫折中重新振作起来。我也没有养成一大堆坏习惯,需要在成年后花费很大精力加以改正。这种事情我时常见到——很多人在成年之后才喜爱桥牌。有些人聪明绝顶,通常都在其他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动力,但在年轻时没有接触桥牌,最终达到顶尖水平的牌手屈指可数。

对艾拉讲这些事情没有太多的意义。除了对桥牌的热情,他并不具备成为世界级牌手的必备素质。有这种素质的牌手非常少!他并没有经历水平逐渐提高的渐进过程。他的自信源于商界的成功,对他来说,没有理由不在桥牌上取得同样的成就。但事实并非如此。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艾拉是非常好的人,我很喜欢他,了解他的人都会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当然,偶尔他也让其他人非常恼火。有时候他的自负令人难以接受,这也是我们不希望他成为爱塞斯上场队员的原因之一——至少在建队初期,这是我们的真实想法。

我们自己练习,也参加了一些地区性比赛。在地区级别的比赛中,我们的成绩还不错,但严格地说,对抗水平并不高。我们在北美桥牌锦标赛(NABC)的第一次亮相是1968年,在纽约举行的春季大赛,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杯赛。我们赢了两场,随后输给另外一支德克萨斯的队伍。

现在……我们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参加斯平果尔德(Spingold)杯赛,这是另外一项国家级的大型队式淘汰赛。当艾拉和我上场参赛时,我们总是在半程比赛落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头两轮比赛我们都艰难取胜。按照我们的实力,原本可以对他们进行一场屠杀。现在是第三轮,我们再次落后。如果艾拉不在场上,我们大概已经领先50imp。

几个月前爱塞斯才宣告成立,从任何层面来说,我们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团队——我们也从未在一起讨论过艾拉在队中的位置。如果这个问题让我彻夜难眠,那么它肯定也给我的队友造成了很大困扰。如果艾拉继续参加比赛,我们注定只能成为一支平庸的队伍。如果说到底我们并不比别

人强,又如何能做到统治比赛——就像我们自己希望的那样,也正如艾拉设想的那样?

我没有与队友商议过此事,我知道自己孤立无援,只能一人承担。但在当时,我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已经到了我与艾拉单独谈话的时候。我们与比利和鲍比对比了分数,没错,我们又落后了——然后艾拉和我离开了赛场。我们穿过边门走出酒店,远离嘈杂的人群。艾拉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这与他的外形很匹配,而且增强了他的威严感。我将自己置身于“红色局况”的位置,对此我丝毫不觉得兴奋,但我别无选择。

“艾拉,”我说,“我们一直不停地练习,而且做了很多功课,现在我们到了关键时刻……”我斟酌着措辞,似乎失去了说下去的勇气。突然之间,我脱口而出:“如果你继续参加比赛,爱塞斯根本不可能成为你设想的那种队伍。”艾拉吸了一口雪茄,冷冷地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他质问道。

“艾拉,我很清楚你热爱桥牌,但作为一名牌手,你的能力距离世界水平相差太远了。这就好像我们是D级别的二流队,试图去赢得棒球大联盟的桂冠。事实上,我们的情况比这更糟糕。我们无法把你藏在球场的右外野,而你偏偏就在那儿。”我不敢相信自己对艾拉·柯恩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执意要参加比赛,”我继续说道,“也许我们应该解散这支队伍。每个人都知道,你的愿望是成为明星。现在的问题与你的愿望无关,关键在于……”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我完成了自己的陈述,而艾拉彻底领会了我的意图。如果他将我开除出队,或者放弃组建爱塞斯的想法,我想我总还可以回到圣安东尼奥。我的神智有些恍惚,已经陷入即将崩溃的边缘,艾拉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

“好吧,”他生硬地说,“你们最好能赢。”我们第二天就输了。

现在回想,当年我直言不讳地告诉艾拉·柯恩,他的水平不足以参加爱塞斯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1970年和1971年连续两度赢得世界冠军,证明我近乎自杀式的疯狂行为得到了超值回报。为此冒险是值得的。我一直在想,为了将爱塞斯队塑造成一支世界级的强队,我们耗费了

大量时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将这一切付诸东流是多么可惜。当然,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在组队初期是那么的现实,但是现在却逐渐破灭了。正是基于这些原因驱使我不得不与艾拉摊牌。

我并没有因为勇挑重担或者独自解决“艾拉难题”而自诩为英雄或者品德高尚的人。我可以肯定的是,回溯到1968年的夏天,我的部分动机是基于自身的考虑。但时至今日,在经历了60年的桥牌生涯之后,当我认为有些行为是不正确的,我仍然会挺身而出。也许是因为我有固执己见的勇气和胆量,因此我赢得了“独狼”的绰号。

在几十年的桥牌生涯中,我当过牌手,当过管理者,也当过“政客”。桥牌使得我周游世界,我与最好的牌手做过搭档,也与最好的牌手做过对手——我也对抗过最丑陋的牌手。我曾亲眼目睹在紧闭的大门背后一些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有时候基于正确的考虑,另外一些时候基于不正确的理由。我对桥牌界应该如何运作、发展也形成了自己的鲜明观点。

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我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说寥寥无几!由于我的直言不讳和一意孤行,我给自己树敌很多。我曾触犯过很多人的利益,毫无疑问,在本书面世之后,肯定又将给我增加新的敌人。有很多个人和团体对桥牌的现状深感忧虑。我希望我的声音能为将来的变革吹响号角。一个人的观点和信仰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经历。对我来说情况就是这样。漫长生涯的所见所闻,激励着我,也驱使着我,必须付诸努力去改变现状,以使这项运动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从我的角度来看,桥牌世界基本上由四类人组成:

- | | |
|-------------|---|
| 社交牌手 | 打桥牌是为了娱乐消遣,单纯地体验这项运动的快乐。 |
| 职业牌手 | 包括顶尖专家和试图成为专家的牌手。对后者来说,他们原本可以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得到相同或略少的报酬。但他们希望借助自己的桥牌天赋,以便谋求更大的发展。(谁能为此责怪他们呢?) |
| 赞助商 | 那些不愿只和他们的生意伙伴打社交桥牌的有钱人。 |
| 管理者 | 他们决定桥牌的现状以及将来的发展。大多数人都不是顶尖牌手,但他们从自己喜爱的运动中获得快乐。他 |

们的工作是自愿的,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希望成为众人的关注中心,并且能够决定这项运动的命运。

在你阅读下文时,你将看到这几类人。我的意图是让你分享我的经历,使你理解我的动机,以及为了实现目标所采取的必要手段。有些时候,使用的方法过于极端。我可以向你保证,过去是,将来也是,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维护这项运动的庄严与美丽,并且让它处于正常的状态,按部就班地发展。没有人能够反驳,最佳的位置应该是站在完善的道德一边的。

2

追忆往事

当我们从火车站回来,我的父亲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从芝加哥(Chicago)回来的旅途花了两天时间,他很关注最新的战况。当时是1944年11月,诺曼底登陆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我父亲是圣安东尼奥的空袭首席执行官。他天天守候在收音机旁边,急切地了解每日的前线战报。我的母亲,我的哥哥还有我也一道成为忠实的听众。战争很快就将结束,但在像圣安东尼奥这样的军事重镇,到处都是美国空军基地,于是战争成为每个人谈论的话题。当时我只有12岁,对战争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而且在那次痛苦的火车旅行中,我学会了一项全新的爱好——一种称为桥牌的游戏。

在接触桥牌之前,我隐约知道父母打桥牌——但我从不关心。我的父亲,沃尔特(Walter),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他们三人都对这项游戏异常痴迷。我的一个叔叔,梅尔文(Melvin),在圣安东尼奥有一家药店,但他最终破产了,因为他总在里屋打桥牌。顾客进到店铺,看到没人在就走了。后来他移居洛杉矶(Los Angeles),成为位于好莱坞葡萄藤街著名的猫头鹰药店的首席药剂师。他一直坚持打牌,直到以94岁的高龄去世,毫无疑问他在天堂仍痴迷于桥牌。

我的父母,沃尔特和埃尔玛(Elma),并不是特别好的牌手,但他们是

我们家周边范围内的明星——我父亲有极强的竞争意识。无论什么事情，他都不喜欢输。从我6岁开始，父亲和我玩“pitch”，一种有将牌和赢墩的游戏——恰好与桥牌有很多类似之处。父亲玩什么都想赢，即便是在厨房餐桌上的消遣。我猜想这种“训练”激发了我的竞争意识，对我的一生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桥牌——pitch——随便你怎么称呼它。当我父亲在打牌时，他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不止一次，我们家的桥牌活动在争吵中散去。这种桥牌聚会原本是一种社交活动，但你不要搞错——对我父亲来说，他只关心一件事：赢。

父亲是一名律师，被圣安东尼奥一些肉制品包装厂聘为法律顾问。在1944年的秋天，埃德·奥吉(Ed Auge)，其中一家工厂的经理，邀请我父亲陪伴他前往芝加哥进行一趟商务旅行。我父母决定与埃德和他的妻子埃拉(Ella)一同前往。我17岁的哥哥小沃尔特，已经离家去上大学。我父母不准备让一个1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因此尽管他们很不情愿，也只得决定让我不去上学，随同他们参加这趟为期9天的旅行。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学校，告知校方我父母的决定。尽管已经过去了60年，但学校女老师具有非凡预见力的话语仍然在我耳边回响：“噢，他在这次旅行中学到的东西肯定比在学校多得多。”兄弟们，还有比这更准确的预言吗！

前往芝加哥的火车旅行需要花费两天时间，于是我父母和奥吉两口子不间断地打桥牌。而我则全神贯注地在一旁观看。事实上，在旅行结束之后，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虽然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项游戏，但我肯定可以比大人打得更好。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我仍旧在游戏过程中保持沉默，但我一直仔细观察，我可以察觉到大人们忽视的局面——比如，终局打法，尤其是树立边花长套赢墩的重要性。这项游戏非常引人入胜。我事后回想，尽管当时我还未曾接触过任何牌张，但我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技巧。虽然我不知道“嵌张”、“飞牌”这样的术语，但我知道如何将它们为我所用，我也理解这些术语的概念和理论背景，或许比在火车上打牌的大人有更深刻的认识。我迫不及待地加入牌局，当我们旅行结束回到家后，我被邀请参加大人们在家里的桥牌活动。这就是我桥牌生涯的起步。

从我7岁开始直到1958年结婚离家,我家一直住在圣安东尼奥北部的一幢两层小楼。这是父亲花6000美元请他的客户为我们修建的。这是个两层小楼,楼上楼下的结构完全一样。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是住在一层,将二楼出租。那时实行租金管制,我们一般向房客收取每个月15美元的租金。在这幢房子里,我学会很多游戏,其中包括桥牌。小时候我是个极为害羞和孤僻的孩子,自己和自己打棒球并且自己计分。我对数字、各项运动、逻辑问题和乒乓球都同样着迷。实际上,我的乒乓球打得相当好,这要感谢住在我家旁边的小伙伴,迈耶·沙尔什(Meyer Scharlash)。

我的好友迈耶家有个带空调的房间,里面摆放了一张乒乓球台子。在那里打球非常凉爽,因为在上世纪40年代,圣安东尼奥几乎不曾听说过空调。迈耶的父亲路易斯(Louis)是州冠军,他有一位名叫蒂伯·黑兹(Tibor Hazi)的匈牙利朋友,是前世界冠军。我很乐意与蒂伯打球,他通常会先让我10分,然后以类似21比13这样的比分将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将从乒乓球得到的经验应用于桥牌——与最好的对手交锋是最快的学习方式。与蒂伯的对抗使我的自信屡受挫折,但却增强了我的运动技能,最终,有一年我进入州青少年乒乓球比赛的决赛。我相信,在每项运动上敢于与能力超越自己的对手对抗的勇气,是我最终能在桥牌上赢得11个世界冠军的源动力之一。

我的早期搭档之一是我的哥哥沃尔特,他比我大5岁。他一直在圣安东尼奥从事法律工作,并且事业有成。沃尔特做事非常认真,也很喜欢体育和比赛,但却没有多少时间参与。他几乎总是班级中的第一名,即便在速成教育计划中——使得他17岁便进入大学,却仍然名列前茅。他是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词的学生(通常为毕业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是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的第二名。事实上,他20岁便获得了法学学位,因此不得等待一年,才能达到法定从事法律工作的年龄。他进入了我父亲的事务所,并且很快取得了超越父亲的成就。

我1949年第一次在冈特宾馆参加复式桥牌赛,这座酒店现在仍然矗立在圣安东尼奥的闹市区。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所有成功的商人以及社区中最受尊重的人士都会云集冈特酒店参加比赛。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

年代初期,桥牌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活动。当时电视还很不完善,网络时代更是遥不可及。我父母的所有朋友都打桥牌,当地的比赛都由商人承办。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当地一家珠宝店捐赠的奖品——价值 500 到 1000 美元的银饰品,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

我首次参加复式桥牌赛的搭档是理查德·戈德史密斯(Richard Goldsmith),他的父亲被公认为当地最好的牌手。我和理查德后来成为德克萨斯大学的室友。多年以后回想,尽管那天晚上在冈特宾馆没有获胜,但我们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这是我在 1950 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之前,为数不多的比赛之一。进入大学之后,我几乎花费了全部时间打桥牌。我对这项运动非常痴迷,说我打桥牌太多算是相对公平的评价。

我只在奥斯汀呆了两年。我的成绩勉强达到平均分,对于这样平庸的表现,我的父亲大可不必为我支付德克萨斯大学昂贵的学费,尤其与沃尔特相比,他的成绩都是最优秀的 A,我的成绩未免相形见绌。我的平均分是 C+,老实说,我也不想在那里再呆下去。我参加了法学预科,但从内心来讲,我知道自己对从事法律工作没有任何热情。因此当父亲告诉我,准备让我转到圣安东尼奥的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时,我很高兴地服从了。我完成了三一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商科的学位。

在回到圣安东尼奥之后,沃尔特和我开始有规律地打牌。我在奥斯汀上学的两年里,沃尔特很严肃地对待桥牌,当我回到家乡之后,他早已经做好了和我参加比赛的准备。在大约 1952 年到 1956 年之间,我们是当地最好的搭档之一——但在当时,很难区分我们中哪一个打得更好。沃尔特是一个极为循规蹈矩的牌手,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究其一生,他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事实上,他之所以放弃桥牌是因为他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他娶了一位可爱的女孩,桑德拉(Sondra),毕业于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与当时的其他年轻夫妇一样,他们在一起打桥牌。当一起打牌时,他们经常吵架。在他们跨越 50 年的婚姻中,一起打牌是他们出现矛盾的唯一情况,于是沃尔特彻底放弃了桥牌。尽管他保留了北美桥牌协会(ACBL)的会员资格,但在超过 45 年的时间里,他从未打过一副牌。他成为北美桥牌协会第 937 名终身大师,没有人能够预测,如果继续打桥牌,他能取得什